

釋海

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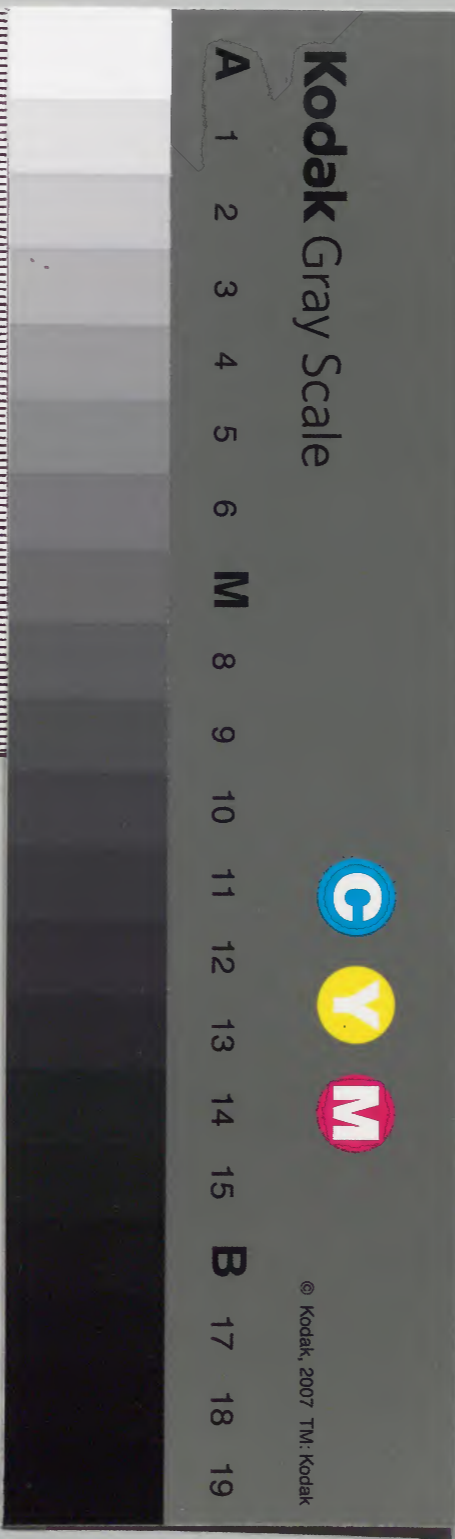


侯鯖錄 一之八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四	一	四	號
二	架	函	冊
一	〇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七	〇	函	冊
二	〇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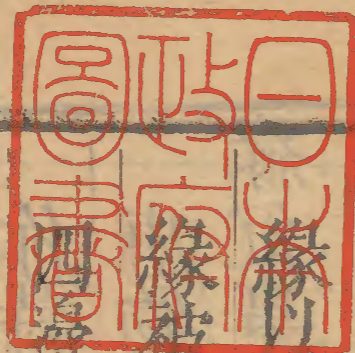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72)		
函號	370	44	



侯鯖錄卷之一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懽被著以長相思
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
緣被四邊綴以絲綉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
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正俗云或問今以卧毡著裡施緣者何以呼為池毡
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
池耳左木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

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毡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問不知根本競爲異說官時已少有知者况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緣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綠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

六弓四弩緣沉黃澗堂漢魚腸了令角端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何但魚知丙非徒事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曰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

引栢枝山中有丙穴；大数丈有嘉魚嘗以春末
遊渚冬人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
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為頭梁元帝賜功頭魚為餌梁科律生若為

薄為筴薄又梁科若若二百大筆為雙為床為枝南

呼筆四枝為一床梁簡文答徐擒書時設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
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
草非木枯必六十復亦六年是也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三丈脚色二對無復

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差郎亦
的矣余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
云一物皆不道破為妙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人宜

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

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

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

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魏國楊氏三大夫人

也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

大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

本朝元豐中畢仲術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

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

三銅器狀如盃盞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

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池余

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

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一斗次曰中雅注云五升小

曰季雅注云三升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恐盛酒器

非飲器也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

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

櫻桃爲三其蔗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味時輩朱虛侯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余嘗攷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喙之餘所謂四百人者皆替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于斯至爲莽稱雋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鼈灸熊蹯又曹子建七啓云寒勞連之巢龜鱉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雁寒也

引鹽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資暇云今之
涪肉謂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脰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舉其成數

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

萬宋九十萬後漢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

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

朝藝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

百六萬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

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

出今國史

長沙道林嶽麓等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

于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

員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

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岳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

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

戲蛟龍窟殿豁數尺高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

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袖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

髡逢迎侯伯輒覺責膜拜佛像心加遵稍揖皇英

顧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

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幡
 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嗽遲回雖得上
 白舫羈縲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搭盡壁間柱
 甫真少恩晚來光彩文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
 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

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園
 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

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
 頭如翔鸞月頰光背如安輿鳧臆方心知不載田
 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
 閑樹蔭春晝長雙髯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
 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厩中萬馬驅范陽天子乘騾
 蜀山險蒲川苜蓿為誰芳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
 云天寶天子盛天厩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攷吏

偏坐前騎入金門不容驟西極苜蓿爲誰肥六閑
飛黃卧嗟瘦乾元殿下誰把筆當年人無出幹右
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鐵勒夾口重
兩銜墨絲草尾合雙組天門未上人就觀老胡驚
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群死斷世工無後手當
時天子惜不傳送入銜府置官守胡塵勃鬱燕蘇
來宮闕蕭騷既聞後誰拚千金出手收足踏萬里
避奔走幾經蹂躪道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尊前
病客不識書但驚骨氣世未有冀北駿足無時無

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不肯休徃徃氣骨陋
如狗

余住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
下云馮延巳三字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
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晝高閣雞鳴平空催啓
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
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白天春風侍臣蹈舞
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

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
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
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
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
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
人多疑之比見刑誤乃唐國子祭酒李倍所撰短
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吊問喪疾
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

也且啟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藏隱

刑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
魏禰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
後相承刺請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
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日暍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
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
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

電不眩目宜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為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為禱沴之故也

李唐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卧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名今謂之衮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且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螭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

服飾變古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
緋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
拵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
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
第裁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開花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
戲約他年嘗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
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

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
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
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盡
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
湖十頃秋東坡自穎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
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為作詩曰可是相
逢意便深為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窓

外三更夜雨袞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
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
蝸蟻如素領固應新月學娥眉引成密約因言笑
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着薄
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孫黃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
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
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
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孫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
當年笑溫嶠挽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
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
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
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
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
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
髮老叅軍刺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共客醉誰
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
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
人語嘗題于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
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饗
餐每得公一帖於殿師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

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
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
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
唱醉將士宜鳴鼃醉女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雉
人宜益觥盃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
憂戰也此等語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

語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

侯鯖錄卷之二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无之責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

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官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墻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大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着赭黃袍

宋高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膾炙昔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無處剩淒涼漢皇佩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景文詩云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忘欲
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
淚童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花心
與客房

頽昌西湖辰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
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
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邊空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
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
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口
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慰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
懊惱水邊樓上時

唐武宗即位罷朝奮怒曰窮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
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節度
觀察問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住西京數
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御
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

佛魚金
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至
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
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
歸於有司寺枋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
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
可助以爲治天下率興三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
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
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李朝景志中天下二萬九千寺陳襄述古判詞部日說云川江都幾雜詩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
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
薦酪也

李商隱江之嬌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
不及苑中人柳絲朝剩得三伐漢苑有人形樺一
日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
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
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旣見歎甚



魚金 卷之二 四
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
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
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
織鳥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
梨花嘗不解織鳥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
織鳥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
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
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蘂坐碧草春

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
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
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
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猶詠王十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床書
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
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
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寂笑倩傍人認綉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綉毬金鑰玉蕭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援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見燠爐舊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卽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玉清真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壁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閑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

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山家十賚文余聞仙家十

賚猶人間九錫也是松陵唱和出陶弘景傳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

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

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

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鱸炙不知世有段文舉乃江都樂家作或

二云張文潛作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為元祐黨人後四年牽復過

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見慰勞之餘答曰

靈轂子王叡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處

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

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貞先生所

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責

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

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洗

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

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鬆。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遊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鍾裏。何曾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晚浦煙籠樹。

晴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蓋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酒就。侍女一時驚。

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閑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沉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髮雙鬟纔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勵志深。半夜窓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爲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

葉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樗櫟
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
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
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
浦房。昨夜明月還浦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關
山岐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今年不畫深胭脂。今
年今日萬事已。鮫綃翡翠春如泥。一女二夫兮妾
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
所憂。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嘒嘒草蟲。趯趯阜螽。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
所恨。兮何休時。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鸞歛翼巢空
枝。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綉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
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
從臣和進。王禹玉爲左相。蔡持正爲右相。蔡密叩
王云。應製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
不可使童子。厚時爲黃門侍郎。面笑之云。此誰不

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

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盃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王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月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樂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為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卧北斗寒攝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有耶果亡耶其肯為余來哩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它人所能為

真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為襄城簿，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鎖寒烟，孤雛乳兔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攝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伴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鴟鴞論大年。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密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雷軍為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群峯間，人迹所不到。軍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叙云：觀頃在京師有道。

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
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
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
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
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
洒長嘯登崑崙醉看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
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
篆字若月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
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環想見仙

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
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
作裙間璫揖子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府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
又再賦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
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
城樹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
盡西山重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
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由洪州泊滕王閣下

俯視山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
 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
 榜之西楹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勇於述作不
 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
 往往傳於江西今故併存之詩云地勢遠迂徐孺
 亭窮南有客兩曾經簷前燕雀鳴相闔潭里蛟龍
 困未醒亂靄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
 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為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堯娘子

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姿
 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
 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解之後臨渭河汀嶼中
 連歲秋有孤鴈來棲葦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
 矣或已在繒戈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為
 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
 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天啟會於

伯時齊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嘗記太平廣
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華洞戶忽
爲劫墓者所驚遂失所見但云堯花半落松風晚
清又錄鬼詩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
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又云爺娘
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刺綉衣上花
今日爲灰不堪着又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
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
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浦口潮來

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
潮來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
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
草白露裡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烏鰂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
名烏鰂翳波嘒墨迷射水愚以衛害焉海物
異名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
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五色
衣着來香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

脫贈時

東直評東坡書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鬱鬱散於筆
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鳥噓人只錄賦香集其五曰
草白露甄瀾山田民中長又苦今霜寒歐與吾同
點亦淋野荷蘇戰冰法空殊荷葉蓋醜觀又云寒
購來更淋香又云忽然賦土其雲紙不覺中亦雨
所恹曼藝飛容新然蘇黠其心不測空觀夫會詩

侯鯖錄卷之三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張文潛作七夕歌為東坡所稱詞云人間一葉梧桐
飄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宮召集後靈鵲直渡天河
雲作橋橋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
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懽容不理帝憐獨君無與娛
河西嫁得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紵綠鬢雲鬟朝
暮梳貪懽不歸天帝怒謫歸却踏來時路但今一
歲一相逢七月七日河邊渡別多會少知奈何却

憶從前恩愛多忽忽離恨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
 和河邊靈官曉催發今嚴不省輕離別空將淚作
 雨霽霽淚痕有盡愁無歇寄言織女若休歎天地
 無窮會相見猶勝嫦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
 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
 村却將舊斬樓關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峯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
 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在廟時作侍制亦善作小詩
 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頗得丹青
 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
 祛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曷曷輕
 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
 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

惱裏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瞿塘之下地名入鮓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

鬼門關乃用為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

鮓甕頭舡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

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輩尊童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

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罷姑嫜何耶正俗云古謂舅姑嫜

今亦俗呼為姑鍾蓋自童音轉為童也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

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派天潢久安地著雖

為踈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網以光白杜可左屯衛

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

內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

舉行

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顏師古云

字當為機音機機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

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昇歌鄭康成注云沐
醴必進機作樂盈氣也此謂新沐醴體故更進飲
食而作樂以自輔助致福祿也此古之遺法乎

洋者山東謂衆多為洋爾雅洋觀裡衆那多也今謂
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衆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
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

者則甘露沈重初學記

桃實經冬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

為木奴襄陽記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新陽洲上
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其兒曰汝毋惡吾治家窮
困如是吾洲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三
疋亦足用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疋據此非
橘明矣又按諺曰木奴千樹無凶年蓋言果實可
以市易五穀此即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出此戶錄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
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一流
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

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為宗室建平王壤表稱宗尊

變子力員戰國策變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

似唯智者知之變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說

使餽字人初生產子俗言首子亦使此萌字音俗

謂以竹孤桶古使穉字音生酒初也

昔周末豫童有觀音禪神且南方禪客多搭白常以

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袍為觀音

衲也方等者即周徧義一觀論云方等者或言廣

平今謂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種方法即四門

入清涼也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即平等大慧故云

等也票順方等二者而立戒壇也既不抱禁惠廣

大而平等之故謂之廣平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由陵自出道路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

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

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禿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河朔
士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勲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
幕或戲年輩相違周原曰大垂老鼠俱是十二相
屬何違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
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
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
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

敬之今代崇尚伏氏之衆生士子孺人宜遵與教
今謂之出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
待之甚厚未幾賊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
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
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
一聯云令閣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

茶子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

月魄却贈月中人

瓦龍鎖殼渾沌錢文如建瓴外眉而內渠其名尾壠

東注云眉為高為眉渠為疏為渠一名魁陸爾雅曰

魁陸注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有縱理文小

嶺表錄異云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鬻灸也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

芹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敗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

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

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

作襄倅聞管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

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

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又薄豈鐵心石腸者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

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

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

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頗
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
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胥卿聊識此
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
詞作閨怨寄陳李常去此曲竒妙勿妄與人云飛
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
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
幽搵低雲鬟眉峯歛暈嬌和恨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
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
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
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直書患不救
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
然可以付之一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
味上盡鼈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

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
清凉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凉傘也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
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
其後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
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候之態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川見滕元發乘小
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
典底張鎬滕公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

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張鎬也蕭高薦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

一村叟耳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
書以平等觀作欵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
反也

東坡書與毛國云歲行盡矣風雨淒涼然紙窓竹屋
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為媿
想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卽汴州城

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元豐未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
 陵睿聽者上即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
 初喜意召已既知賜金不悅即不受舉送蔣山脩
 寺為朝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即有詩云穰侯老
 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
 聞車馬便驚猜之句此未能忘情在江壑者也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
 金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
 不附已者詆毀至無一完人者其間論法度有不

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已有
 之故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壻蔡下
 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下留之
 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盡編之裕陵國史中遂行
 之瓘所謂遵私史而壓宗局是也士大夫忠憤者
 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
 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
 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真堪罪何用垂
 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畧云神考之信任安

右雖成湯之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啟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十事奏之

嘗讀岑崑起作吉凶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却月之形名曰却月堂欲破人家族則入堂精思極慮既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夜有毛人鋸牙鈎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後有斷棺之禍惡之者有詩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山反筮家還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

者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異名云玉珧在厥甲美如珧玉肉在膚寸曰江

珧在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

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楮曰蝦公

水鷄蚌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鷄郭璞注云爾雅云水鴨

語兕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前漢列傳侯封表終古為語兕侯子孟康曰

越中地名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燕，云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爲五經焉。

侯鯖錄卷之三終

侯鯖錄卷之四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韓康小綽子華謝事後自頽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真父、頽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當舞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懌，久之呼出，持白圓扇從東坡乞詩。

坡書云窓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
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
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賴故云耳客皆
大笑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

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

革裹屍死而後已江隣幾云上句楊大年
酒令下句董宗對

天聖中賀五王出閣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

書棟萼晨輝岳立受日中之字隱五字

東坡云近歲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自

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

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任何以

故浮土之中無酒得沽

魯直嘗言髯多人踈秀者必貴密而瘦短者必神氣

不足附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貫道皆無髯每

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尚貴主管過鞏洛間道

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

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

繼李號良圖却感歌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圓通禪師秀老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

流

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掛斗寒垂地翡翠浮花煖作春

東坡遊廬山湯泉閣留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

壁自稱回山人東老迭出門至石橋上先渡頭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昂先生也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為和其詩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

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

養財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閨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足不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頰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疾自已然率用

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大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則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墨

東坡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嘉者始難得其髣髴余續之曰上閣衙香儀鸞司

綠燭京師婦人梳粧與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鄰幾雜誌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此

鄰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古語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長安北禪寺石筍鄭天休資政題十字云春到不擇地石傍花自開刊之

沈文通云省副陳洎死後婢附語云當為貴神坐不

傳金
卷之四
葬父母今爲賤鬼足頸皆生長毛比來士大夫多
不葬親致身後子孫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矣余
錄此事政以勸親舊之不葬親者

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苑
今用其法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
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滕元發云一善鑿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

十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唐人說李邕本生損碑八百首

藥方中一大兩卽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唐楊巨源詩云爐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後嘗爲詩

題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詩唯陳從易學士云
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愛之

唐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常在左右謂之猴部頭
朱全忠墓後因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

擲視其冠服朱全忠叱令殺之唐之臣得不愧作
東坡云吾酒後乘輿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
也大是妙語

東坡云僕為吳興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
小園幽更妍益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吳越不
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
笏上有詩云百叠猗猗水皴六銖纏纏雲輕植立
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

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
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古語云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
十月為良月者謂盈數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處去世上無人行去行
一大弓長五射弓長四射

艾一名水臺一名醫草

退之詩有百年未滿不免死且可勸買拋青春
拋青春酒

名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為名

草之始生曰萋小門曰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垣曰苑無垣曰圃帛之總名曰繒大波爲瀾小波爲淪天弓卽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蜺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

緝者青而含赤色也

黃鸝關中謂之楚雀

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酒所以治病藥非酒不散

疇疇王逸注楚詞云二人爲疇四人爲疇

宗葉者宗本也葉世也謂族類繁盛也

錯綜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

魯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

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

吹之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

人有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

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鍾平甫頗自負不凡

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水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

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
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侍樂天之宮
樂天爲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
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
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

蒼頡解

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埏埴者埏柔也擊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饗者黃逵曰不脫屣而昇者曰宴

三五各有獄之別名夏曰夏臺商曰夏里周曰囹圄

王逸注楚詞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

孔安國注尚書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細切曰羹全物曰菹今中國皆言羹江南皆言菹

田疇者田種禾稼者也疇耕地也

寮窓也蒼頡云寮小室也說文云寮穿也

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
或也

漢書云日月薄蝕童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

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日嬰兒胸前曰嬰

抱之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四衢四達之謂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釋名云齊晉謂四齒把爲躍躍拋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名焉

臯廬茶名也皮日休云右盆前臯廬

唐茶東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詩使綠昌明是也

東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此新茶耶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

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併記之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晏元獻公作相因雪設客如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

西方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千餘
萬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
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
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幾曾如此合開

唐興元有馬知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
悍馬於肆者結繯交落其頭一力士以木來义其
頤三四輩執過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
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
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

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
色駁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俾雜
駑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
齧蹂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
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既脯觀者少間乃別市一
新絡頭幼清自侍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
吾爲汝易是鑲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
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
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义

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元祐六年汝陰久雪一日天未明東坡來召議事曰
某一夕不寐念頽人之饑欲出百餘石造餅救之
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
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謝曰
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
穀數千石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稱
依原價賣之三事可濟下民坡曰吾事濟矣遂草
放積穀賑濟奏繳上臺寺教授陳復常聞之有詩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
無地接隙穿帷巧致身映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
卧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寶春坡
次韻曰可憐擾擾雪中人饑飽終同寓一塵老檜
作花終強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忍寒吟詠君堪笑
得暖懽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衾來看玉
梅春予次韻曰坎壈中年坐廢人老來貂鼎視埃
塵鐵霜帶面惟憂國機筭當前不爲身發廩已康
諸縣命蠲逋一洗幾年貧歸來又掃寬民奏慙愧

侯鯖錄卷之五
毫端爾許春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
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
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
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
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
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 醪光欲舞步轉回廊
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
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侯鯖錄卷之四終

侯鯖錄卷之五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
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
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
七年而唐科紀張籍以正元十五年郢下登科既
先二年决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
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
清源莊季俗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姨

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全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李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

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正元年庚辰正

二十二歲矣

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女色

又退之作微之妻韋

氏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

傳奇謂後

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正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餘則拔授校書郎年二十四矣

又微之

作陸氏姊誌云于外祖陸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

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

中表

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

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

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

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之者則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

詩離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决絕

詞夢遊春詩所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叙娶韋

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將仙詩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氏正全盛

出入多推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二鶯字為

雙文也併書于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

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韵詩寄樂

夫云山岫當堦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

玩透迤註云昔予賦詩云為見墻頭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

蒲中詩人楊巨源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

所善楊巨源為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决為微

之無疑况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

與張受姓名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為

氏後魏有國改姓元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

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

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迹

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始終

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

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客自放而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事之臻此特鮮也。雖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微之古艷詩春詞云：春來頗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唯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

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頰勸嬌波嗔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粧曉鏡中，銀釵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小窗簾下看梳頭。紅羅着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麥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慢最宜人。曾經蒼海難爲水，除却

仙魚金
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
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鍾聲動。二十年前曉
寺晴。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
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放心終不
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
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
亂百勞語。况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若相問。竟不言。

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
長苦悲。噫春冰之將泮。向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
於馬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間。
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筭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斲
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願悠悠而若雲。又
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都淚痕之
餘血。幸它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
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
隔河事事無。夜夜相拋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

事長縑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
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
時節曙色漸瞳朧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
何可撤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妬相
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離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
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
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
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遷寒輕夜淺遶回廊不辨
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蕪半拂低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
披掩蒲頭花草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
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近紅酥贈
雙文云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
坐受無聊曉月行堪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
不敢望回腰夢游春云昔歲夢游春夢游何所遇
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溪畫舸蘭篙
度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
回互樓下禰花叢叢邊繞鴛鴦池光漾霞影曉月

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
 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
 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逡巡日漸
 高影響人相悟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
 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綉紅裯施張鈿裝具潛褰
 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
 回夜合偏態飲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粧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戲重臺履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懽
 袴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

欲暮憂魂良易經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
 重訟訴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
 向花回顧禪治兩經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
 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
 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
 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舞玉佩迎高松女蘿樹嘉門
 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

樂天和微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

知音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即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亦明矣

微之年譜 巳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徵之生 庚申德

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 乙丑

正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徵之明經及第 甲戌至巳

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咸寧王渾瑊薨于 庚辰十

六年是歲徵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之正元庚

辰十七年是歲徵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巳有辭回去所謂文戰不

年矣 辛巳十七年利遂上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歲徵之

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徵之妻韋墓誌

曰選骨時頑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徵之妻癸未

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

年是歲徵之年二十八歲中未兼職茂明於體用科科第拜左拾遺出為河南尉 丁亥戌

子二年是歲授監 巳丑四年是歲娶韋氏 庚寅五

年是歲拜江 辛卯至甲午九年是歲州 乙未十年

是歲召入都 丙申至巳亥十四年是歲徙號州長

郎 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轉 辛丑穆宗長慶

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 壬寅三年是歲出為 癸卯

甲辰四年是歲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

未文宗大和元年巳酉三年是歲召為尚書右丞

庚戌辛亥五年

是歲薨于鎮年五十三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竒迹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畧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畧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

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畧其煩褻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據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先叙前篇之意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兄情亂宋玉
墻東流羨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
有便不柰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
等閑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
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
氏婦鄭氏也張出於鄭叙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
歲丁亥雅不善於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
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
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
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子幼女猶君之所
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命
其子曰歡郎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父之崔

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
之乃至常服瘁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
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
疑眸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
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綉履彎彎未着離朱戶強出
嬌羞都不語絳唇頰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
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汗

梅萸猶帶春朝露

張生自是倦倦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矣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提孩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

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一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遍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鴈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
驀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
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
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
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
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
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神麗
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

子幼女見依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
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
去幾何誠欲寢其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
背人之惠不詳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
之見難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
心持願以禮自保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
失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
聲

屈指幽期唯恐悞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

壑壙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
石固歛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
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
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騷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
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
至則嬌羞融治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不復
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
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

鍾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
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憂耶所可明者
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
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
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
收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
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

畢而紅娘至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
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
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
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
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
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
又暮不柰卽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
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
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
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
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
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
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亦君
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憚無以
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日往矣既達君此誠因
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

其是曲左右皆歛歔崔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
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洒翰
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
怨慕恁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
絃腸俱斷梨花雨

詰曰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
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書曰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

荷多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修之
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
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知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
之間亦與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繞暫若尋常
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遠昔
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核之
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
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栢留心致有自獻之
羞不復明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

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畧
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
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歿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
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
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
計遣夢裡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
半衾如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克君子下體之佩玉取
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約文
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
玉之潔槩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牽因物
達誠永以爲好心適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
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
勿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
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

萬繫竹上爛班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
心馳魂去人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
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
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
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
轉千回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
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
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

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
傍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
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
情深何以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
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宛美詞彩艷
麗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
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

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
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由
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
一童於其後且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理定其
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
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真
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
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
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况崔之始

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
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
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日久有時盡此恨綿綿
無盡期豈獨王彼者耶子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
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
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懽未
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
綿綿不似無窮恨

侯鯖錄卷之五終

無畫障畫豈斷王好春湘子因命此意對如一曲舞
未頭亦音矣樂天曰天長日久有却盡此州縣縣
指以不具畢賦豈之意而替想結以憐之其計蓋
味亦而遂至味夫豈豈日若味豈日豈豈而豈豈

侯鯖錄卷之六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今之秘色甕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為供奉之
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見唐陸龜蒙集越
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
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闌遺杯乃知唐時已有秘
色非自錢氏始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
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

侯鯖錄

卷之六

可待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何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
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
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詞左右對曰光多
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論者
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有
舅鄭光辭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者
亦可稱也

封氏見聞云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
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於經起元
嘉中顏延之爲王珍石誌素施無鉉策故以紀行
迹亦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祀絕常例既有哀策不
煩石銘儉初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內古無此制
然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純用
古制也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拾柴狗燒火
野狐掃地請客坐不知是何等語也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

冠子作二桃樣謂之竝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
至金賊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為北賊虜去亦此
識也

數年雍丘菜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代功臣銘隱
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顯千年景金賊亂天下
諸賊皆來併甕下有甘泉能療千年病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
板談歌乞個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
此猶勝危時弄化權

唐馬載詩云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春秋日食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
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松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
墳樹以楊柳

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
然則馬之光景長一疋耳故人呼馬為一疋應劭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
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
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馬得一疋帛或云春秋

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相疋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
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
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
便却回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
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綿白
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
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

時相悚然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
避不及爲前驅所拘紳鞫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
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
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常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則
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
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
救人死也

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淚下遣使韶州祭之兼齎
貨帛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
已上服紫四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
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坷而死忠州之貶不無
天繾也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子
六十爲老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

四曰役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
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
之其普眼長者之流歟

千金有王彥伯方

唐吳人顧况一見李鄴侯如舊職待以異禮及鄴侯
卒况感其知作海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爲客
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鸚鵡
奈爾何遂爲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
謹身可以避禍

元載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
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官婢不如死也主
司上聞亦賜死載於萬年院佛堂中謁主者乞一
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此汗泥不怪也乃脫穢
襪塞其口而終

荊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舅穴亦佞嘗
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曰仁風所暨感獸出境

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
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畧食便過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震寓震寓後入爲羽林將軍自
京附書以承眷顧請自代矣公曰奉感有一話曾
有一老嫗山行遇大虫羸然懼而不進若傷其足
者嫗因卽之乃舉足以視嫗嫗看之有芒刺在掌
下因爲拔之俄頃奮迅而去似感其恩者自外擲
麋鹿狐兔至於庭日無缺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
之虎也一旦忽擲一死人入血肉狼籍被村人所

捕稱爲殺人姬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已後更不拋人來也

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維方熾孤城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其祠忠勇又許遠亦有祭文

爲時所重所謂太乙先鋒畢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萬古哉

士子初登榮遠及遷除朋僚慰賞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人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

羊入群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

正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為對

唐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度有差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

宗朝遂寢此儀

出盧氏雜說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喝云還鄉寂寂杳無縱不

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

米人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然錢家納土還朝之

兆

東

蘇公東禪院林洎仙詩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

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東坡

所記自作

祭文中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

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張公庠少能詩道中一絕云一年春事已成空擁鼻

撥吟半不中夾路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

仲殊題李伯時支遁相馬圖云月窟精神不受羈白

雲野老太支離當時若也無人識駿骨靈心各自

知

宗希鵬舉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
莫爭船此征途藥石也余變之每示子孫全詩云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
船雨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
迤邐

三臺者陳鄭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
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詣大似元
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
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爲雨格高氣
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
因謙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慙懃度寒
暑去春從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稍稍
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
鴛鴦浪得名爾後頓逢殊嫵婉各恨從來相見晚
月下星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
幾回鷄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

專易得猜前年南圃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
司乘釁作威凌督促倉皇出閭里瀟瀟風雨滿長
溪一舸諷然逐流水忽逢小吏向城東泣淚寄言
心欲死願郎日日致青雲妾已長其在泥滓更悲
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此郎聞此語痛莫禁
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托
雙鯉又作翡翠詞云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人間
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此郎拾取粧金縷郎家
夫婦愛且憐繫向裙間同出處朝來隣里偶經過
方朔鄒枚爭欲覩上人重客苦田連急走鈿車令
去取酒巡未匝掩閣扉忽已聞歸報鸚鵡重勻朱
粉臨鏡臺促息不停催出戶正抱琵琶穩繫膝
作輕雷攏作雨自解彈成啄木聲豈唯能寫胡人
語醉眼流波入髮時絃慢邀郎繫絲柱身柔柱滑
郎力微欲倩傍人頰顧主主何磊落風味就請上
賓無不許相踈情遠誰稱渠畫撥當胸客當去
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剝剝生靈爲事業巧
通豪俊作槌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園中游人亦多留
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
謝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
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稟殯於此至范侍郎爲遷
窆青山焉

杜子美殯在采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采陽以牛肉
白酒一夕醉飽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
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葬偃師
首陽山當以墓誌爲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

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爲鞏
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
古塚纍纍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
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爲子美墓耳

傳逸崑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云忍把浮名賣却閑
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與人無事門外風花任
往還忠定荅云蕭蕭疎葦映門墻見說新秋鎗味
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遶寒塘逸人又題
壁云寒螿入夜忙促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

心濟天下不知重鳥有何情

孫元規最不喜僧師浙東過潤州甘露寺令僧盡去
詩碑獨留僧文題詩云未爲向空寬病目却因多
見動心閑

童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
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
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
輕行杖

余嘗謂東坡先生云平生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
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爲人真得情二樂
也公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二樂閨
門一上下和平內外一情一樂也室有餘財可
濟貧乏二樂也客至卽飲畧其豐儉終日欣然三
樂也東坡笑以爲然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爲詩召對自
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言獨臣妻
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亦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
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而止

張耒更作吊子固挽詩云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
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書奚托重泉恨莫
伸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余初到長安有詩云來往長安未定居暫將僧舍當
吾廬空中說法憑鈴語枕上朝饑聽木魚因果分
明休問佛行藏自信罷占書眼前一物真堪羨百

尺長楊水蒲渠

南關驛上碑云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故河東視諸
郡最爲高險太行峙其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紀
詔問崔頤何處有羊腸坂頤曰按漢書地理云上
黨壺關有羊腸坂帝曰不是按皇甫安地理云太
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

侯鯖錄卷之六終

黨言關首羊翹對帝曰不長對皇甫安世賦云不
 詰問對賦何意亦羊翹對賦曰對冀書賦賦云上
 賦是為高劍大許其南羊翹與其北其史齊錄
 南關關土賦云昔侯景家無天賦西北對何東賦諸
 久其縣不請樂

侯鯖錄卷之七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沈存中括元豐中入翰林為學士有開元樂詞四首

裕陵賞愛之詞云鸛鵲樓頭日煖蓬萊殿裡花香

草綠煙迷步輦天高日近龍床樓上正臨官外

人間不見仙家寒食輕煙薄霧滿城明月梨花

按舞驪山影裡回鸞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

華滿陌東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

片紅雲闌處外人遙認官家

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
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鈎欄是也沙門
玄應

撰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逵為守宣宗曰逵詩云青山
不厭千盃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
繆陋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餘暇鈴閣奕棋未害
為政豈持一詩中言棋便謂不能治民有以見宣
宗之度未宏遠耳

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為已有又
欲使人之無本潁州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
有題記是謂借諸人之書每原本多失余不欲言
未嘗不歸戒兕曹也

陳叔易崇寧中為朱喬年薦得官入京是以道有詩
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新禾滿地
秋風起六六峯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為勢人所
引入京適得書寄此詩來予次韻曰聞道諸公置
齒牙買鞵賣展趨年華太平起隱無遺策空盡高
陽處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陽誓不出仕云

傳載曰僧淡然者為詩曰到處自鑿井不能飲常流
與孟郊退之為洛下之流退之作嘲淡然鼾睡詩
是也

唐劉從諫死其子禎請襲位未許發兵擾河內朝廷
命檢校右僕射王義元專征會義元卒遣檢校太
尉王宰都統驍卒檢校右僕射石雄為副未即進
討武宗切於成功遣內養崔神召丞相李衛公於
便殿曰此賊使朕髮眉徙白諸將不肯殺戮卿等
可為作制馭奏來朕坐此以待衛公至中書召御

史中丞李回宣上旨請公以行命回為催陣使發
自石銀臺門五十四道邸吏戎車導引至近驛觀
者傾京師公至蒲東召荒嶺都統王宰其副石雄
韃腰帕首俯伏道左拜諸公惣轡受禮顧左右喚
當直令吏處分責破賊限狀來二將揮汗通六十
日內請收潞洲城違限請行軍令五十八日潞州
送禎首請降官軍入上黨拜回中書侍郎平章事
回即驛坊李相也

种大尉師道預知金賊反復上進二詩多為張大太

尉者收藏不達已備言大金連結情狀後果叛盟
詩曰外塞胡兒裡黨臣勾連數衆赴京城團團濶
濶孤平寨不識皇家王氣星又云飛蛾視火殘生
滅燕逐羣鷹命不存從今一掃胡兵盡萬年不敢
正南行後金人奔突犯關皆如其言初與揚可存
中立殊勲後欲繫賊不用其言氣憤而卒

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適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
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
得官花醒後看亦二十年前進士也

近歲林檎縣虞侯張坦暴酷嗜利卒死瘞城外月餘
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
身化巨蛇頭尚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
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入言時召故舊
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
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
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

蛇也

瞿元
化說

歐陽文忠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云恨不多記但記

其兩聯一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
一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落林梢帶晚風

傳欽之作中丞言鄭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
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
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張安道少年責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
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聞其徒具言有老
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
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

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坡作後序詳言之矣及
坡作柳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
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
行中來非一世重習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學名于嘉祐治平間有落花詩
云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墻頭又別離又御溝詩
云一條浪截紅塵斷幾曲遙通紫禁深

長安慈恩寺僧見數女仙夜吟詩云黃子陂頭好月
明忘却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

遠恨生僧出揖之化爲白鵠飛去明月又題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夫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

曰能作勝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其破題云僧唯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

空喉卽日傳播諸郡

空喉股取狗器也

劉原父再娶歐公女戲作一詩云仙家千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又云玄章落筆有誰先坐上詩成海外傳明日京都應紙貴開簾却扇有新篇

穎妓曹蘇奇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

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
登高塚相對慟哭既爾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絕
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絕句云蘇奇風味逼
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携
酒哭青春

黃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
千眈眈兩虎視不值一文錢

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固十命於岳神憂三牛鬪
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

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東簡以殿中丞

來倅詢見之疑若所憂謁者於是委遇至後不數
年許公大拜梅爲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
公云十五年前添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塔或
步爲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
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有舊
碑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作杭守東坡作
倅述古今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

尺髮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
枉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添作安昌
客畧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
枉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

文思使或云量銘云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
其側因名之曰文思使院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荅刑賞忠厚之至論
有云畢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王文皆不知
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詣兩制幙次歐公問其出

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數公太笑

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云嫩割周陽非肥烹
鮑照葵乃知名照非

唐明皇時孫遜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爲道士制
此可見太真妃真壽王妃李商隱詩云驪岫飛泉
泛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
金輿惟壽王又云龍墀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
樂聞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書此事
也

唐李義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乙

周禮闈十人鄭玄曰闈真氣藏者今謂之官人也主閉門戶故闈之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詩云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盛馬兼班兢兢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噬環却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天福中楊凝式風子筆墨高妙洛陽寺有題壁李建

中亦有書名嘗題其傍云杉松倒澗雪霜乾屋壁麝煤風雨寒我亦平生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濠守侯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范謨鬪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座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

伊餘錄 卷之七 九
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
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灌綏還
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閑過幔
或云恐傳者謬又有泛愛憐霜鬢留歡半夜閑余
以爲皆當以閑爲正臨文恐不自諱也迂叟李國
老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閑檢杜詩果無
閑字唯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寒食詩云隣家閑
不違後王其本問不違又云曾閃朱旗北斗閑後

見趙仁約說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
用閑字明矣

東坡在維陽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
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蒞爲
顛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東坡論沈傳師書云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
自立乃傷受王者也近世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
有小人跳籬慕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學何哉
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

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
東坡云荆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韵小詩
次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如平甫七字復為佳
耳

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坡云古人以
將為初是初無同豈復有異耶後以此旨觀古人
用初字意皆同於此義

宗鏡中有古德環同見異頌一首云於一端嚴淫女
身出家耽欲及餓拘以前塵無決定相三者分別
各不同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
七十謂坡云肉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
呼此媪為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叅之
舍作詩云符老風情老柰何朱顏減盡髮絲多投
梭每困東隣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
言換扇事

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
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

高處

晁無咎言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材中也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却是永依聲也

世言盧絳病夢一白衣婦人啖以甘蔗爲歌菩薩蠻詞曰後相見於固子坡其詞末句云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人俱能道之而楊大年談苑中末句不同云獨自凭闌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嘗謂芭蕉生暮寒妙甚與衣襟大段相遠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魚黃門在政府夜夢作春詞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落角桃葉參差殘萼歷歷危穡沙外泊東風晚來惡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云

此賀方田
續服魚詞

東坡云梁吏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後得所
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洗麟士亦爲隣人認所着
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
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
如凝之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
來劔佩鳴千官欄日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
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

兵可憐一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
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東坡守杭州時有縣官貪而無耻欲黜之晚張父政
解其事公厲聲曰古之學者爲己其斯人耶張問
其故掌政名曰有司掌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
之於己儒官惟欲成就於人聞者笑倒

侯鯖錄卷之七終

之依日謂言事為其錄欲人聞者笑也
 其姑掌翅命曰本后掌妹各曰謂引本后對將
 辨其車公濟輩曰古之學者為己其漢人張翥問
 東郊守林州部百總官食而無甜為與張父類
 對其子晉王臨孫受精母于其贊也
 兵百制一甘秦天子簡回宮中望太平文破類結

侯鯖錄卷之八

聊復翁趙德麟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云由
 來獄吏少和氣臯陶之狀如削爪又有長短句云
 寶髻怒怒梳就鉛華淡淡粧成青煙紫霧罩輕盈
 飛絮游絲無定相見不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
 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風味極不淺乃
 西江月詞也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

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常調官好做
家常飯好喫

南唐給事中喬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樂
史王則程渥陳臯也皆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字以
為喬之榜類陳橋皮年高者居上

宣城守呂士龍好緣微罪杖管妓後樂籍中得一客
娼妙麗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龍眷之一日復欲杖
管妓并麗華麗華曰不避杖但恐新到某人不安

此耳士龍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
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
洲落不比孤洲老禿鷓禿鷓尚有獨飛去何况鴛
鴦羽翼長

集韻云鱣音馳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
也此水虫耳

馮夷者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畔人也服八石
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南河溺
死亦云渡河溺死出莊子大宗第
六卷義注中

詹介南方人有詠梅詩云只有雪爭白更無花似香
全似裴說詩格說碁詩云人心無筭處國手有輸
時又牡丹詩云未嘗貧處見不似地中生又云入
山不避處當路却防人格雖不高其入理之言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
花蘂嗅用鄉人語也

江州村民呼公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
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
輕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
自緣無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
殿春草生千年往事何足歎廣陵非復舊時城二
詩筆法秀勁不題名氏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劉原父晚守長安春宮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其召
還作詩別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
更盡一盃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
史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蓋宿教令上疏遂

貶焉嗚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君子使人必信難矣

愁憂也集韻音曹楊雄有半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宣宗深懲閹宦恣橫以訪令孤絢密奏膀子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

富鄭公守青值荒歲艱食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書與執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

樂成此志也

富鄭公與歐公書云其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全活數萬人大勝如二十四考在中書也謂賑濟事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閑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四事也其深有旨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書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

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
留公住公駕飛鞚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鷺馭却
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
任數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後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詩十餘韵其警句云溲頰傾綠
水溷急走青蛇渾家青菜子一肚晚蠶沙

張文潛戲作雪獅絕句云六出裝來百獸王日頭出
後便郎當爭眉霍眼人誰怕想仰應無熟肺腸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啟或戲與一對云蓮花
裡點燈偶然而已草風上失火茅著可知

天地雖虛廓湛海爲最大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作拜
祝蠲爲異號恍惚衣百帷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
快靈旗搖紅燾赤蛇噴滂湃家近王皇樓彤光照
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馮竟進廣利傍一
冠簪水族謂之鰲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蠲
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

適是拜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比之群所請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尉公謫廣州歷宣宗懿宗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為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龍化大順景祐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為里

胥族

出嵐齋集

東觀奏記云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宣宗問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十里上曰朕左右前後多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潔已奉公綏輯凋瘵常若在朕前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即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賀監為禮部尚書祁王贈惠胎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為豪子相詬辱之吏遮掩門賀梯墻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摻矣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以求利為

淮南小將為高適曾取其方然不甚效後岑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其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秘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為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

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抹南京麵作槐葉冷淘糝以裹邑熟猪肉炊其城香稻用吳人鱸松江之鱸既飽以康山谷簾泉烹曾坑鬪品少焉卧北窓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少快

甲胃者廣雅云兜鍪謂之胃

商賈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銘者刻金石以紀德也禮曰銘者自名也銘義稱全少便道沙溪味却佳半正半邪誰可會似

君書疏
正交加

客有自丹陽來過頽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實章七終不高耳

東坡嘗作韓幹馬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盡韓幹丹青

伊魚金 卷之八
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今以
爲若論此詩畫於此畫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
法也

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二郎姪得書 安并
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 一事與
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
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
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

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
祕學者宜深味之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
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
盡得浮名

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十首一曰陽城論
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
取儋州秃髮翁謂東坡也

韓退之不喜僧每謂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如送

靈師馱詩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構六博在一擲
烏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戈鋌飲酒盡百
盃嘲謔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興綿言僧之
事乃云圍棋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
出醜矣又送澄觀詩乃清涼國師者雖不敢如此
深詆亦有向風長嘆我欲收斂加冠巾亦欲令
其還俗也終不喜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
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
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

魯直云東坡居士曲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律
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

無咎云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子野不及耆
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多處

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雅
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是天生好言語
也

黃魯直閒爲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着腔

子唱好詩也

山谷在涪溪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
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
含香體素欲傾城山樊是弟梅是兄坐封真成被
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桃黃事東坡書云有基人山居夜夢谿邊有一人溺
水棋人援而出之後縱步至一溪邊真夢中見者
獵人縛一鹿來棋人干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
離後於所居林間他王有桃一枚甚大樵婦過而
食之棄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
棋人吞之自此石復食東坡名此鹿爲山客

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士窟
春富平之石梁春刺南之燒香春老杜亦云聞道
云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裴駘作傳記裴航
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慘然曰原
列一名雷霆之怒足下豈可獨當今之士大夫有
同爲朝廷言事或不從卽先變其議以合之者或

變之不及即自辨非出已意傾害同列而幸自脫者於登良愧矣

東坡作詩妙於使事如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掌

弄麈書弄章乃李林甫事湯餅客出劉禹錫贈張

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筋食湯餅祝

辭天麒麟若以為明皇上后事則不見坐食湯餅

之意又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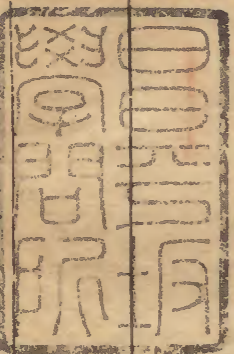
去破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乎因贈詩云士庶豈

識桃惟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蓋用木桃推事高士

庶備禮請見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去士庶再拜曰

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東坡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為詩真切當也



侯鯨錄卷之八終

卷之八

...

...

...

...

...

...

...

...

